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五

第九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鮪埼亭集外編卷四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攷

毛詩初列學官攷

予友仁和杭君堇浦嘗問予曰毛詩據前漢儒林傳則平帝時嘗置博士而後漢無有其後究以何年定列學官予未有以對也歲在丙辰堇浦以所著石經攷異示予且索予向來文字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助疏證予以十餘科答之其中辨七經六經五經之目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而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

詩毛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董浦深以爲然予因謂曰是卽毛詩列學官之年也何以知之漢肅宗於十四博士之外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傳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罔羅遺佚博存衆家則是時習毛詩者尚少也其後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相繼而出康成箋之而毛學盛行矣毛詩雖盛而終漢之世未列於學則固不得預於刊石之列也今邯鄲所補石經之目有毛詩則是時已列於學矣卽如中郎所寫春秋祇公羊以左穀二家未立也公羊無正經故邯鄲又取左傳中經文寫以補

之唐志所稱左傳經者也然專取經而不及傳則以是
時左氏尚未立也觀於左傳則毛詩之立又無疑矣且
漢時雖齊魯韓三詩並行史稱惟魯最爲近之故邯鄲
詩石一爲魯詩一爲毛詩而附齊韓之說於魯詩下則
正以毛詩之新立也董浦曰是則然已然陳壽魏紀黃
初五年穀梁置博士大書之豈有毛詩列於學官而不
書者隋志所書焉知非裴頠所立曰陳壽之書甚簡固
不能保無脫落若裴頠所書亭林以爲雖有是舉而實
則未就且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則裴頠所立必
無二家今魯毛二碑並立魯詩之下又附齊說不謂之

魏立不可也石碑立於魏則其列學官亦在魏矣況裴
顧石經並無傳則亦莫知其爲何體也堇浦曰然則曷
書之作毛詩初列學官攷

周禮正歲正月攷

周官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之子月正歲
爲夏之寅月諸儒多宗其說然周官六篇如冬至夏至
日至之類無一非夏正而獨履端一月忽用天統恐不
至如是之參錯若旣以子爲正月勢必以午爲七月而
曰冬至至夏日至天下有冬正月夏七月者乎致使魏
鶴山程叔時輩引以證其改歲不改月之說而新安汪

氏輩雖力爲鄭氏功臣卒不可得而申以某觀之周禮正月斷指夏正而言然正不足以爲三代改歲不改月之據也周禮雖或係周公草創之書然其存於今者不能無後人所凌雜故其說容有相乖者試觀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寅月則天下無敘寅月於丑月之上者是以葉培恕王平仲不得已而曰正歲十有二月者猶云夏正之十有二月是總曲和鄭氏正月爲周正之說也然則漢儒因改歲改月之說而堅指周禮爲周正者不知周禮之用夏正與改歲改月之制可並存而不相妨也宋儒因周禮之用夏正而遂附會爲

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之說者不知周禮之書不足與吾
夫子之書爭是非也且諸經之雜言三正者何止周禮
豳風七月之詩專言夏正者也然而第五章之十月改
歲忽與首章以二之日爲卒歲者雜出而不自知此不
得謂周以子寅兩正並行也月令十二篇專言夏正者
然而孟冬之祈來年於天宗非周正乎季秋之頒來歲
朔日則又秦建亥之權輿也此注疏說近人或疑是時
秦尚未并天下安得預用
亥正故有先期預此不得謂秦以亥子寅三正並行也
頒之說然亦不確
蓋一出於風詩謠誦之交一出於諸儒雜成之手故有
不得與時王之制盡合如此者又何煩後世陋儒之周

章聚訟爲也

古車乘攷

古者兵車之制於經無攷其見司馬法者有云井十爲
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
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
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
役百家出十人之役是以馬季長曰千乘之國其地千
成因引司馬法公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爲證鄭
康成則引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證然當時又別

有一司馬法有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甸凡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杜元凱引以注左傳解之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更有謂成出一乘是畿內法甸出一乘是邦國法總之依違遷就思作兩家調人但皆大不合大抵封建之制總當以孟子爲定卽周禮亦不足信況司馬法以開方之法計之百里者萬井也成出一乘則百乘耳甸出一乘則一百五十六乘是不得不於百里外加湊補也況夫一井八

家則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終八千家一同八萬
家此易曉耳何以減爲三十三百三千三萬乎論語包
氏作十井一乘何邵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千
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方性夫鄭漁仲並
宗之卽朱子亦以其說爲較勝然邦畿千里開方百萬
井十井而得一乘當盈十萬何以祇萬乘也況國地不
盡井井地不盡賦宮室城郭山林陂澤園囿溝涂三分
去一其祇任役不征稅者三分又一安所得盈算也唐
仲友乃爲別解公地四同有半爲方二百一十一里一
同爲三郊一同爲三遂可通得兵車七百五十乘餘二

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爲千乘而侯上同之伯地二同爲方百四十一里其一同爲方七十里者二一爲二郊一爲二遂可通得兵車五百乘餘一同出百乘合六百乘男地一同爲方五十里者四一爲一郊一爲一遂可通得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出百乘合三百乘而子下同之仲友精於三禮之學當時與陳君舉齊名獨於此條不特支離謬戾無所根據抑且期期格格合人不可解釋据其所謂七百五十乘者推之似一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凡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百家一乘但何以餘二同半又不爾也以愚攷之古者寓兵於

農一農卽一兵也故其調役之常例必家起一人以爲兵非如後世團練鄉兵之例數家中抽一人也若其出軍之法居鄉者先出不足則遂繼之又不足則公邑都鄙繼之見周禮疏而餘子之出雖有其令實無其事故其車徒大國不過千乘而猶僅用其半以成三軍此以一乘七十五人爲說其三軍者三鄉之所出也司徒之比閭族黨卽司馬之伍兩卒族合比閭族黨而成一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卽成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蓋一百六十六乘有奇則三軍者乃千乘之半耳由三鄉而三遂其戶口猶鄉也則又五百乘也所謂千乘者也其公邑都鄙不在

千乘中者蓋畱之以居守焉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非勞鄉遂佚都鄙也卽千乘中亦祇以
三鄉所出爲正軍必萬一不足則掃遂之兵以出不讀
書費誓乎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峙乃芻茭夫魯人
何以專舉郊遂也則千乘之賦也然則千乘者乃大國
車徒之制耳若其國之所出則固不僅是也以七十五
家具一乘其說本漢書而宋儒陳用之詳焉但陳氏禮
書所言尚有多未盡者故參用鄙見爲之增之近世毛
西河據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又
曰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因謂每一縣得百乘是十縣卽

千乘也一縣方十六里中祇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
卽出一乘百里之國不過十之三已足盡之夫二井半
僅二十家以二十家而責之七十五人之征則大桀小
桀也

予友李嶧陽謂一車三十人千乘用人三萬故
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亦有據俟再訂

歷代封爵攷

兩漢而後封爵名目多濫草無義理其志傳又不詳故
通典通志通攷亦以其簡略而忽之偶與同學說史及
此因有問難略爲攷證作歷代封爵攷

關內侯之爵始於秦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
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

國邑也乃王沈魏書曰關內侯爵十九級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爵十六級據通典乃東漢建安二十年魏武所制三國魏志孫資封關中侯通鑑晉楊駿封二千石以上皆關中侯十六國春秋趙冉閔封其將士關外侯晉令亦有關內關中關外三等是直與關內命名始意略無關會所謂積久而忘其所自來者也關內侯雖無國然自有邑攷之漢書可見師古之說亦未盡符

名號侯者但取其所賜爵之名爲主如以鐫羌侯賜邊將不義侯賜降奴是在建安之前原有之

東漢鄉亭之封專爲侯爵乃魏志黃初三年制封王之
庶子爲鄉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故當
時高貴常道二君皆以鄉公入正大統陳思王有謝封
二子鄉公表於是五等皆有鄉亭之封隋志有開國鄉
男北魏之賀拔岳元孚可朱渾天和北周赫連達梁臺
皆封鄉男

鄉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
里一亭郡縣治所則有都亭是卽章懷所云都亭者城
內亭也然則以十亭一鄉推之亦當仿此顧亭林曰都
鄉近今之坊箱都亭近今之關箱是已後漢書梁冀徙

封比景都鄉侯章懷注尹勳封宜陽都鄉侯虞放封冤
句呂都亭侯十六國春秋魏賈敷封廣川都亭侯皆以
地著而其餘或不書者亭林所謂史家之失載也統而
言之則總以鄉亭侯稱漢趙忠傳封都鄉侯而單超傳
止作鄉侯吳志是儀傳封都亭侯而胡綜傳止作亭侯
華陽國志王連封都亭侯而蜀志作平陽亭侯魏志田
疇傳封亭侯而裴松之作都亭侯是也

列侯之有鄉亭亦不始於東漢司馬彪續漢書西漢列
侯封邑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蓋是時已有三等之差
特未以之爲號耳今攷漢書公孫弘封高成之平津鄉